

长 篇 小 说

太阳黑点

〔日〕森村 诚 一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太 阳 黑 点
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

刘柏青 李成宰 译

•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½印张 190,000字 插页2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91·769 定价: 0.82元

目 录

旧恨新仇.....	1
蹊跷而惊人的行业.....	30
诈骗公司.....	40
和仙女同居.....	60
怪盗与怪尸.....	73
特使之死.....	86
和怪盗同盟.....	94
失踪者留下的暗号	117
美女、别墅，贿赂新花样	132
三人同病而亡	148
最初的报复	159
离婚后的相会	180
可疑的精神病院	194
白痴情人	213
泡死尸的水	225
公司里的内讧	238
首相指定的病号	252
杀人的安眠药片	273
痴呆了的“伴侣”	288

旧恨新仇

1

艳装的妻子真漂亮极了。精巧缝制的西装配上那些时髦的装饰分外好看。好不容易夜间赴约，格外打扮一番，她那天生的优美的身姿更加姣俏。妻子的脸蛋不施脂粉就够好看的，经过细心梳妆，更是俊美异常。

妻子年过三十没生小孩，体姿匀称，皮肤细嫩，简直像个二十岁的女人。为了青春常在，她从不吝惜金钱用在打扮上，而不管丈夫手头是否宽裕。

为了参加今晚举办的十几年才有一次的中学时代网球部的同学会，她特意做了这身西装。结婚的时候她曾说过，“我可是个爱花钱的女人啊！”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。浅见的经济境况本来显得窘迫，今晚看见妻子这样浓黛粉妆，才真正感到她确实是个爱花钱的女人。

“干嘛这样瞧我，真叫人难为情！”

看到浅见那种赞赏的目光，妻子害羞地把身子扭了过去。

就连这样的动作，也显得妩媚动人。

“你去会老同学，真遗憾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男同学也参加吧？看到你这么漂亮，也许会起歹心的！”

“话说哪去了！都快成老太婆啦，谁还能注意到我？”

话虽这么说，但曾被班里誉为女王的她，对自己的美丽依然显出很自信的样子。

“你还是早点回来吧！”浅见不放心地嘱咐说。

“我也这样想，可都是老同学，又多年不见，如有谁再约会一下，也不好拒绝啊！”

美知子不理睬浅见的话，冷漠地说。在她看来，开完同学会一定会有人邀请她。

“要是随随便便答应起来，男人们总是没完没了的，还是适可而止吧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

她又在穿衣镜前照了照，便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。心，早就从家里飞到同学会那里去了。

事情发生在妻子参加同学会一周以后。浅见下班回到家里，妻子不见了。电视机开着，看来不象出远门的样子。

大概是临时想起什么事情要办，出去了。本想快去快回，可能在路上被谁缠住了。象这样的情况也曾发生过几次。每次都责备过她，但总改不过来，她就是那种粗心大意的性格。浅见想。

“真对她没办法！”

浅见咋了下舌头，恰巧这时，电视屏幕上正播送着他讨

厌的下流歌女用假嗓子哼着令人肉麻的歌曲，更使他恼火。随手关上电视。

仍然不见妻子回来。厨房里也烟火没动。饥肠辘辘，惹得浅见心里更为烦恼。

“在男人下班的时间，竟到外面瞎走，真不象话！”

浅见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怒气冲冲地走动。外面已经漆黑了。邻居家饭菜的香味刺激着浅见的胃口。肚子咕噜一响，胃壁也隐隐地疼起来。他忽然想起胃溃疡的病因之一，就是长时间空腹而引起胃壁摩擦。为减轻胃的疼痛，他伸手打开冰箱，里边也没有可口食物，只有不新鲜的火腿和一个月前做的酸乳酪。吃了这些东西，会立刻引起腹痛。

浅见越发恼火，砰的一声关上了冰箱的门。这时，他突然发现放在冰箱上的一封厚厚开口信，好象是看过以后无意中放在冰箱上的。

是谁给妻子写来的？里面究竟装着什么，他翻过来一看，信封上仅仅署着“江木”两个字。

这时，浅见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一定是男人寄来的。笔体也象男子的。妻子婚前就相当轻浮，有一两个男朋友也没什么奇怪。不知怎的，浅见猛然间萌生起一种好奇的念头。

怪你乱扔，也没说不让人家看——浅见一边为自己偷看妻子的私人信件辩解，一边把信抽出来。

“哎呀，这是什么？”

浅见瞪大了眼睛。信里装着的是十多张照片。每张都是几个男人围着美知子拍的，全是放荡狂欢的丑态。

更使浅见大为吃惊的是一张几个男人趁着酒劲，用手抚

摸着美知子的胸部和腰部的照片。美知子毫无介意，反而流露出欣喜的微笑。

一张一张看着看着，浅见的脸色由苍白变得可怕起来。满以为顶多跟男人接个吻罢了，哪知她却满脸媚笑地让男人把手伸进凌乱的裙子里。

浅见越看越生气，强忍恼怒看完全部照片。那天晚上，本来让她尽早归宿，可直到半夜两点她才回来。

这一夜她定是来者不拒，接受了男人们的连续“邀请”。从这些照片上看是很难猜出那天夜里她究竟干了哪些勾当。

从微薄的工资中挤钱，给她做了西装，买了昂贵的装饰品，难道是让她去鬼混吗？浅见想到这里，肺都要气炸了，饥饿的感觉顿时消失了。

浅见本想把这些照片象扔垃圾一样扔掉，但他停住了手。在围拢着妻子的男伴中有一个人非常面熟，不由地唤起了他的回忆。

那个人是和妻子接吻并把手伸进裙子下边去的下贱男子。仔细地端详着，啊，想起来了。

“江木启介！”

比早年多少有点变化，可仍然是那个江木启介。江木原来也是美知子的中学同学，真没想到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口有了脚步声，是妻子回来了。

2

“哎哟，你已经回来啦！”

看见丈夫，美知子毫不介意地说。她手里提着货篮，看来准是在超级市场回来的路上，被什么人缠住了。

“真对不起！这么晚了，你一定饿了吧？”美知子瞧了一下挂钟慌张地说：

“真糟糕，再快也得个把钟头，你到附近小馆去吃点好吗？”

美知子哪里知道浅见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，仍象往常那样娇媚地说着。

因到处串门，耽误做饭，支使丈夫到小馆就餐，这是她糊弄丈夫的常用手法。

“这么晚你到哪儿瞎走去啦？”

“从超级市场回来，碰上古川先生的太太，这位太太可爱唠叨了，陪她聊了一阵闲话，好不容易摆脱，回来就晚了。”

好不容易才摆脱开的可能是古川太太，浅见并不想追根问底。

“你说，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？”

浅见压着怒火说着，拿出同学会的照片。美知子顿时大吃一惊。

“哎呀，那是放在什么地方的？”

“放在冰箱上卖弄！好一副丑态！”

美知子这才察觉丈夫的表情异乎常态。

“请原谅，当时大家都喝醉了。”

“喝醉了就可以为所欲为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拍照啊！”

“照了也罢，可以后还把像片寄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

们难道不知羞耻吗？”

“我错了。看过照片我也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你，不是确实实跟这个男人接过吻吗？他的手不也伸到你的裙子里边去了吗？”

“求求你，饶恕我这一次过失吧。”

“同学会开过后，一直到半夜两点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接二连三地有人约会嘛！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，怀疑吗？”

“看了这样下流的照片哪个做丈夫的不生疑？”

“我没做半点亏心的事。”

“噢，拍出这样的照片还敢恬脸说没做亏心事？”

“不就是几张照片嘛！若是都认真起来，我还有意见呢！难道丈夫偷看妻子的私人信件，是应该的吗？”

美知子被责问得没法辩解，只好以攻为守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！？”

“通信秘密是宪法保障，你偷看了人家的信件，该发火的应该是我！”

“你还象个女人吗？”

看到妻子的态度强硬起来，浅见被激怒了。他满腔怒火，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3

对浅见隆司来说，江木启介是他终生永记的人，也是难

以忘掉的人。浅见是曹洞宗僧侣经办的私立高中毕业生。这所高中因严格的斯巴达式教育而闻名全国。学生在校时间全部住宿。纪律严格。起床夏天五点半，冬天六点。校长亲督早晨的修炼、坐禅、扫除、劈柴等活动。上课同修炼、坐禅交替进行。活动排得满满的，一直到就寝为止，简直叫人喘不出气来。这些活动，和大本山永平寺一样，都是以敲钟、击鼓和打木板为号的。

在训练中，严厉惩处迟到和逃学者。课程要求也非常严格，每周、每月都进行考试，成绩不及格者不准升级。连续留级两年者勒令退学。

还有，如有人在校内动武，也要受到停学或退学的处分。星期天、假日，严禁学生到茶馆、台球场、木球游戏场等娱乐场所。没父母陪同不准进入影院、剧场。

这个学校凡是报名的都收，不需要经过入学考试。其中也有些被别的学校开除的小流氓，但他们往往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纪律约束，中途掉队了。

有不少慕名而想把自己孩子送进这所学校的家长，到这里一看，被这种严厉的斯巴达式的教育吓住了，不肯让子女入学。也有少数学生受不了这样严酷的训练，深夜溜走。夜间，新生思念家乡的哭泣声，时常可以从宿舍传出来。

这是一所易进难出的学校。

浅见和江木就是在这所高中里认识的。学校宿舍以寝室为单位编成室友小组，各种活动都以这个小组进行。

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，在生活和学习中，彼此承担责任，这是仿效旧陆军内务班的形式。

旧陆军把军队说成是什么“同生死共患难的军人家庭”，而做为家庭形式出现的就是内务班。其实，在等级森严的军队里，搞什么家庭形式的内务班，是行不通的。

家庭的纽带是血缘之亲和骨肉之爱。抛开这些，把一种上下级关系放置在封锁了的毫无自由的所谓内务班，只不过是上压下的冷酷残忍的巢穴。这所学校的内务班，实际上已成为高年级学生欺压低年学生的场所。可是校长还自鸣得意一再夸耀这种内务班，说什么它培养了坚强团结的精神和互相信赖的战友之爱。简直是无稽之谈。

各室住有室友九人，从一年到三年级每个班级三人。这也和新兵到上士编成的内务班完全相似。

在浅见入学的时候，江木启介是同寝室的三年级学生。他以室长的身份独揽大权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班长。他身体魁梧，臂粗力大，是全宿舍有威势的人物。他把军队里内务班的恶习，原原本本地搬进了宿舍。

高班生完全可以训斥下班生，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传统。

可是，按学校规定不管有什么理由，暴力行为是被禁止的。就是蛮横的江木也不能动武。结果，他的“教训”人的方式也只好采取暗地捉弄，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。

把精力旺盛的少年，用严厉的纪律管束起来，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地方。他们那些无处施展的精力和才华，变成了伙伴之间的互相捉弄、开心，甚至是残酷的虐待，好象只有这样他们的积愤才算得以发泄，略以自慰。这样“教训人”，对于没有任何乐趣的住宿生来说倒是一种惬意的消遣。

其实，虐待那些根本不能抵抗的“弱者”，决不能给“强者”带来任何快意。可是，江木不以为耻，他发明许多卑劣的“教训人”的方法，竟使低级生浑身发抖。他甚至恬不知耻地以“教训人”的残酷奇特做法的发明者而自诩。

开学典礼那天，浅见就被江木盯上了。在操场上校长训完话，新生和高年级学生见面。新生代表读完入学誓辞，高年级代表致欢迎辞。

接着，教务主任详尽地讲了注意事项，然后自由活动。要求学生家长同来，和学生一起吃中午饭，下午分配房间。浅见和妈妈一起走向学生食堂。初次离开父母过住宿生活的新来的学生有些胆怯。

多么好的学校啊，老师全是好老师，学校座落在离市中心几公里的山谷里，校园正在盛开着樱花。环境、设备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
妈妈对儿子的新学校似乎很满意。

猛地，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铺天盖地地刮起来，尘土和樱花绞在一起飞舞着。这莫名其妙的春天的大风，卷起一个黑影，在空中盘旋，一下子落到浅见的身旁，他来不及躲闪，那个黑影被踩住了。

仔细一看，那个黑影原来是一顶学生制帽。准是谁的制帽被刚才的那阵大风刮掉了。

“哎呀，糟糕！”

浅见急忙把帽子拣起来，掸掉灰尘。正在这时，帽子的失主跑过来了，一看领章，是个三年级学生。

“对不起，是没注意踩上的！”

浅见一边道歉，一边递上帽子。那位三年级学生想发脾气，可浅见的母亲在旁边，他只用了可怕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一下，就从浅见手里夺去帽子，一声不哼地走了。母亲愣住了。

“唉，真是个不懂礼貌的孩子！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，踩了人家的帽子嘛。”

“你不拣，不就刮到更远的地方去了。学校怎么有这样的学生！”母亲愤慨地自然自语地说。

下午分配房间，不巧，浅见竟和那个“被踩帽子的主人”住进了一个房间。这是浅见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对这种意外的“再会”，浅见一下子愣住了。而江木却得意地龇牙笑着，含着一副冷酷的表情。浅见后来才明白，当时江木得意的是一个理想的“猎取物”已经落到自己布下的网罗里。

江木不仅是浅见那个房间的主宰，在整个宿舍里也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，他的霸主地位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。当年即将毕业的三年级学生，对他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后来听说，有一些学生竟因惧怕江木的奇特的教训方式，只好途中退学。

浅见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这个可怕的“暴君”盯上了。头几天江木对新生还算热情，大家还看不出他的厉害。不久，浅见才发现那不过是对“猎取物”所采取的一种欲擒先纵的残忍而狡黠的变态而已。

学校宿舍的各寝室都设有洗澡间和厕所。浅见每天都比规定的时间早一点起来，到厕所解手，免得匆匆忙忙，甚至排不上号。九个人使一个厕所，若是错过这个时间，新生就别再想去了。

入学第五天，浅见同往常一样，稍早一点起来到厕所去，不巧有人已捷足先登了。是不是同室的那两个新生占上了呢？看看床，他们还在睡着。没办法，只好等待，可是一直到起床时间，厕所仍然被占用着。

起床的铃声响了。这时候二年级学生三田才从厕所里磨蹭蹭地走出来，他是江木一伙的。浅见这天没有争上第一号，只好带着不舒畅的心情去参加修炼和坐禅。浅见的大小便时间是有规律的，到了该排泄的时候，硬是控制，可真难受极了。

好不容易从早饭前的课程中解脱出来，一到厕所，还是被人占着。实在难忍，可是上厕所总要有个先来后到。偏偏，早餐的时间又到了。

除非生了急病，任何其他理由也不准迟到。浅见不得已只好憋着肚子来到食堂。不吃早饭，捱不到中午啊。

急于排泄的胃肠，怎能容下更多的食物，生理上的要求刻不容缓。吃了几口饭急促地回到寝室，一看又被占上了。浅见绝望了，顿感眼前一片漆黑。

再也憋不住了。他跑进隔壁房间，想借用厕所。可是隔

壁房间里的人声色俱厉露出一一种幸灾乐祸的目光说：

“倒想借给你，可早就满员了！”

问一个房间，再问一个房间，得到的是相同的答复。好象整个宿舍的厕所都满员了。

在早晨，厕所怎么也不会这样拥挤。这时候他似乎觉得有人在捉弄他。

浅见在走廊里蹲下来。再稍一动弹，那种“生理上的要求”就要冲破外括约肌的束缚。浅见想象出即将出现的那种滑稽难堪的窘态，真是一筹莫展，上课的时间又快到了。

这时，离他稍远的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了，三年级的一个学生向他招呼：

“到这里来。”

他用小声招呼着。浅见半跪半爬地靠过去，他说：

“快用去！”说着打开了厕所的门。

真是千钧一发，浅见得救了。便后他深深地鞠躬行礼道了谢。

“你好象被江木盯上了。今后不好办哪。可只剩一年了，忍着吧，以后再受到便刑的话，就到这里来。”那个同学亲切地说着拍了拍浅见的肩膀。

初次离开父母过住宿生活的浅见，受到别人这样热情帮助，情不自禁几乎落下泪来。

原来，故意给浅见吃苦头的就是江木。他用他所发明的“便刑”来惩罚，戏弄浅见。

江木看到被自己捉弄的人那种痛苦难堪样子，他感到十分得意。所谓“便刑”就是这样一种阴险而污秽的私刑。别

人怕江木报复，谁也不敢给浅见以方便。

今天帮助浅见的是个三年级学生，叫高畑青。他是入学以来一直夺得第一名的优秀学生。在学生中，江木只有对高畑青网开一面。

浅见遭到江木的“便刑”以后，才觉察到“帽子事件”是祸根。既然已被江木盯上，又住在同一寝室，无论如何也难逃厄运了。

这桩事发生以后，浅见把上厕所的习惯改在夜间。习惯的改变是相当痛苦啊！但为了自卫也只好进行艰苦的磨炼。

寝室的人有固定不变的尊卑次序。江木当然是第一号人物，然后按江木的“宠爱”程度往下排。高年级也不一定排到前面。第二号、第三号是江木的“恋人”，第四号到第七号是他的“部下”，再往下排就是江木的“奴隶”了。

“恋人”在江木的庇护下，即使是低年级学生，也免除一切杂务。比如，把伙食值班、扫除值班、洗衣服等等杂务统统加在“部下”和“奴隶”身上。“恋人”为取得江木的欢心，把家里送来的饼干或其它好吃的东西作为贡物献上去。贡物少的就会降低等级，但贡物多的也不一定当上“恋人”。

浅见家送来的食品美味，理所当然地献给江木。尽管这样，浅见还是被贬为最下层的“奴隶”。这除了“帽子事件”之外，还因为浅见没讨过江木的欢心。

入学的新生为了取悦于江木，都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，溜须拍马，唯独浅见仍昂首挺胸，不卑不亢。这在江木看来岂不是“犯上作乱”。于是，江木的“教训”“惩罚”一个一个地向浅见袭来。他成了最低下的“奴隶”，承担着一切杂务。

高级生（主人）的身边杂务，都由“奴隶”们来干。起床铃一响，浅见就得象服侍小孩那样给江木叠被。江木一心刁难浅见，在浅见给他穿衣服的时候，故意扭动着身子。衣服穿好，还让他叠好睡衣，整顿铺盖，接着打洗脸水。洗脸的时候，他还得站在一边拿着干毛巾，如果稍有迟缓也得挨一顿臭骂。饭前准备餐具，饭后，洗刷碗筷。

一天早晨，江木看浅见摆的餐具不顺眼，就判他十天开“估衣铺”。所谓开“估衣铺”是指江木把穿过的贴身脏衣服，硬塞给低级生穿的一种刑罚。正是炎热季节，活动一天流的汗水也够多的了。特别是江木流的汗水更多，贴身的衣服都拧出水来。这时他就把刚脱下来充满汗臭的贴身衣服扔给浅见。最难以忍受的是裤衩，江木当着浅见的面脱下染黄了的又脏又臭的裤衩，扔到浅见的鼻子底下。

逼得浅见把脸扭过去。于是江木就斥责说：

“你嫌我的裤衩脏吗？”

“不，那能呢。”

“当然，你洗的裤衩嘛，哪能脏呢，借给你穿吧！”

“谢谢你！”

浅见含着眼泪还得道谢。这真是“暖人肌肤”的教训方式！

但是江木教训人的方式还不只是这些。一到第三学期天气转冷，学校为了防止学生变懒，故意卸下暖气设备。一天的课程结束了，就寝时，冻透的身子，躺在冰冷的床上，直到第二天早晨也暖不过来。

浅见只好做江木床上的“脚炉”。就寝前上床给江木暖被